



英国特种部队指挥官写给孩子的生存秘籍

ALPHA FORCE 特种部队

少年生存小说系列

在无援的险境 做自己的英雄

[英] 克里斯·瑞恩 著
马 敖 译



南越部队的
血腥交易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ALPHA FORCE 特种部队

少年生存小说系列

TEZHONG BUDUI
SHAONIAN SHENG CUN XIAOSHUO XILIE

[英] 克里斯·瑞恩 著
马 敖 译

南亚都市的 血钱交易

NANYA DUSHI DE
XUEQIAN JIAOYI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桂图登字: 20-2014-230

Book 7: Copyright © Chris Ryan, 2005

First Published as Alpha Force: Blood Money by Random House
Children's Publishers UK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Jieli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亚都市的血钱交易 / (英) 瑞恩著; 马敖译.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5.9

(特种部队少年生存小说系列)

书名原文: ALPHA FORCE: Blood Money

ISBN 978-7-5448-4060-6

I. ①南… II. ①瑞… ②马…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55928号

责任编辑: 车颖 袁怡黄 美术编辑: 严冬

责任校对: 贾玲云 责任监印: 刘冬

版权联络: 王燕超 媒介主理: 张猛

社长: 黄俭 总编辑: 白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 //www.jielibj.com E-mail: jieli@jielibook.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50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数: 145千字

版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20 000册 定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目 录

➤ 楔子 买肾人	1
➤ 第一章 蛇	5
➤ 第二章 照常开工	13
➤ 第三章 焚烧新娘	22
➤ 第四章 待售的肾	29
➤ 第五章 友谊	38
➤ 第六章 器官盗贼	44
➤ 第七章 特里洛克	49
➤ 第八章 值班防绑架	56
➤ 第九章 消失	60
➤ 第十章 囚徒	66
➤ 第十一章 追踪之路	69
74	第十二章 金奈 ◀
80	第十三章 同谋 ◀
86	第十四章 地下活动 ◀
91	第十五章 诊所 ◀
98	第十六章 供体 ◀
108	第十七章 线索 ◀
114	第十八章 化验 ◀
120	第十九章 残酷之城 ◀

➤ 第二十章 握权之人	131
➤ 第二十一章 雨季	138
➤ 第二十二章 勇闯停尸房	143
➤ 第二十三章 邮差	148
➤ 第二十四章 铁路尽头	155
➤ 第二十五章 后援	163
➤ 第二十六章 眼库	169
➤ 第二十七章 步步逼近	174
➤ 第二十八章 正面接触	181
➤ 第二十九章 证据	186
➤ 第三十章 时间流逝	191
➤ 第三十一章 三点半	203
209	第三十二章 乘客 ◀
218	第三十三章 困兽之斗 ◀
225	第三十四章 结束漫长的一天 ◀
232	街道监视十大秘诀 ◀

楔子 买肾人

泰戈尔·特里洛克跟着那位男仆走进了黑暗的走廊，仆人的皮凉鞋发出微弱的嘎吱声，但除此之外，他的脚在长毛绒的红地毯上没有一丝声响。他们现在在印度南方，金奈郊外一个富豪的家里，墙壁是深色桃花心木镶板，一条金色的眼镜蛇挺立在一个大箱子上，从色彩丰富的木头里森然隐现，它的颈部皮褶张开，仿佛在发出威胁。头顶的吊扇在眼镜蛇身上投出不断移动的影子，就像摇曳的棕榈叶。特里洛克想，这条蛇肯定是纯金的。

在仆人的凉鞋声之外，还有一个声音正在不断变大。特里洛克一注意到这个声音，就只能听见它了，那是液体发出的湿嗒嗒的咕咕声。他吓得一抖。那是一个人的血液从他的身体里

抽出来，流过机器的声音。

仆人打开走廊尽头的门——一扇大大的双开门。卧室很大，又是一个豪华的桃花心木住所，窗户上是黄色的丝绸，一张实木床放在里面，装饰着复杂的雕花，上面四处散落着刺绣靠垫。床上是一个瘦小的人，跟他周围的桃花心木一样暗沉，也一样安静。

这就是客户了。

他似乎在睡觉，但是特里洛克被透析机吸引了目光——那是一个一米来高的白色机器，上面有一块屏幕，还有一些旋钮和按键。这个设备太过阴郁，跟这间装饰豪华的房间格格不入。机器上挂着管子，一直伸进丝绸的被子下面，特里洛克知道这些管子插进了那个人肚子上的一个洞里。管子是黑色的——那人血管里流出来的血把它给弄黑了，血穿过那个白色的金属机器里所有的过滤和机械装置，最终又流回他的身体。他的肾坏了，每一滴血都得流过那个金属的吸血鬼，它吸走他身体无法再排出的杂质。

机器发出冰箱一样的轰鸣声和搅拌声，不管特里洛克多么常见到这样的过程，他仍然吓得心脏发凉。而他的确经常见到这种景象，他所有的客户都靠这些冷冰冰的机器活着，他们想要他帮忙找到肾脏，这样，他们就可以进行肾脏移植，又过上正常的生活了。

床上的人动了一下，睁开了眼睛。

仆人说：“老爷，特里洛克先生来见您了。”

那人小心翼翼地坐起来，避免动了那些管子。“来得正好，特里洛克先生。你上午就该来了。”虽然他看着很虚弱，但他的声音里有一丝愤怒。他一挥手，让仆人退下了。

特里洛克说：“抱歉，我没能早些到，戈帕尔先生。您好吗？”

那人朝他大声吼：“你觉得呢？看看我这个样子。”

特里洛克吞了吞口水，有时客户会很粗鲁，尤其是那些种姓高的客户。特里洛克面带歉意笑了笑，试图表现得很殷勤。

“希望我能帮到您，戈帕尔先生。”

戈帕尔在床上换了个姿势，眼珠一翻，仿佛已经厌倦了这次会面一般。“我不想要空口的承诺，特里洛克。这事没那么简单，我已经移植过肾了，但没成功，我想再移植一颗，可医生说可能得花几年才能找到配型，因为第一次移植摧毁了我的免疫系统。”他又动了动，痛得眯起了眼睛，等他再睁开眼，特里洛克看到他棕色的虹膜周围，眼白已经泛黄了。他的客户总是这个模样，垃圾在他们身体里堆积，然后像污渍一样渗到眼睛里。

特里洛克耐心地回答：“我会尽力的，老爷。但这事难办一些，您的免疫系统更敏感，因为第一次移植发生了排斥，现在没有那么多符合您的配型了。”

戈帕尔像让仆人退下的时候那样一挥手。“所以我才给你

钱去找一个啊，赶快找，我可不能等上好几年，我是个重要的人，我不能像这样活着。你瞧，我被绑到这个机器上了，我得连续几个小时在这儿一动不动，我很痛苦。”

特里洛克把他的想法说了出来：“我先给一些放高利贷的人打电话，他们在村子里转悠，知道谁还不起钱，一般来说总有人愿意卖——”

戈帕尔打断了他：“我不管你怎么做，只管给我一颗肾就行。我不管你从哪儿弄到，只要供体是活的就行，健健康康的活供体，不要死尸，你听见没？别想要我——我知道死尸器官移植不怎么好。”

特里洛克点点头：“这是肯定的，老爷。我只和活供体打交道。”

戈帕尔躺回去，盯着天花板，他那颗小脑袋和肩膀几乎陷入了刺绣靠垫里。“我已经打铃叫了我的仆人，他会把你送出门。在这儿等着他来，我可不想你在房子里瞎逛。”说完他闭上了眼睛。

房间里唯一的聲音就是吊扇轻轻的转悠声和机器吸出戈帕尔的血又抽回去的脉冲声。

特里洛克看着窗外，外面，巨大的草坪沐浴在灿烂阳光下，两根洒水器水管蛇行般穿过翠绿的草坪，像挥鞭一样左右挥舞着长长的明亮的水桥。

第一章 蛇

这条蛇扭来扭去从倒过来的罐子里滑了出来，它的头像一支浅棕色的箭，上面布满古老的鳞片，它盘曲的身体像掉落的绳子一样散开，滑动着迅速跟了上来。一条眼镜蛇。它被放了出来，来到人群中间，这群人里有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几个青年援建志愿者，大家正在村子的神庙里欢度一个简单的节日。

眼镜蛇！五个志愿者吓得僵住了，亚历克斯、李、保罗、海克斯还有安贝儿——阿尔法特种小队成员——他们在生存技能方面进行过极好的训练，知道眼镜蛇是多么要命。吵闹的人群会不会把蛇吓跑？它会不会咬人？在它探出的舌头几米之外全是光腿，孩子们蹲在地上，用手指在土里画画、嬉笑着。他们是最容易攻击的目标，蛇会冲谁去？

通常来说，阿尔法特种小队早就开始控制局面了：让所有人保持绝对安静或者撤离现场，但是，这条蛇是被人专门放出来的。一个穿着草黄色短裤和皱巴巴的短袖的男人拿着一个陶土水罐走上前来，他周围的人散开去，他把水罐轻轻侧放在地上，拿下塞子，蛇滑到被烈日炙烤的地面上，蛇一出来，观众们都笑着欢迎它。

现在，全印度的人都在歌颂眼镜蛇，它是多产的象征，也代表湿婆神。不管眼前的一切如何让人毛骨悚然，阿尔法特种小队不得不相信这些人没有胡来。

李比其他人冷静，她的父母是博物学家，碰到过数不清的危险动物。她猜，面对人群的眼镜蛇会偷偷溜进灌木丛，然后节庆活动会安全地继续下去。

但这条蛇并没有想逃走，它的芯子吸进吐出，那个细细的黑色叉状物试探着空气。它冰冷的眼睛看着五颜六色的裙子、沾满灰尘的脚、丁零当啷的首饰、喜笑颜开的脸庞。突然，它挺立起来，把颈部的皮褶大大张开，活像一把扇子。

这样看来危险得多了。

李细细的手指抠进保罗的手臂，蛇的头扬到离地面足足四十厘米高，它的身体在地上弯成一个大大的弧形，满是肌肉。它颈部皮褶的后面是深棕色，上面有黑白两种印记，就像一个个凶恶的眼睛。

李身边的保罗跟她一样紧张。他很清楚她在想什么，因为他想的和她一样。他生长在阿根廷的一个牧场上，也是和动物一起长大的，他知道受惊的动物有两种应对办法：要么逃跑要么攻击。这条蛇没有要离开的意思，那么它要做的就只有一件事了：攻击。他应该做些什么吗？这个简单的节日完全乱套了吗？

孩子们蹲着看着这条蛇，他们棕色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三个妇女在它面前跪了下来，双手向前伸去，仿佛是在祷告——她们的手离挺立的蛇身只有几十厘米远。她们看都不看这个致命的掠食者，便低头鞠起躬来。

她们的彩色披肩，分别是绿色、蓝色、粉色，是很容易被攻击的目标。保罗和李出于本能，靠得更紧并且屏住了呼吸。简直太疯狂了，这跟他们所知的一切生存知识相矛盾，他们应该马上阻止这一切吗？

几个妇女开始一边唱着歌，一边前后摇晃，人群也随声附和起来。很快，所有人都在轻轻地唱着一首有节奏的、柔缓的印度歌曲了。

蛇悬在妇女们的上方，离她们的头顶只有十几厘米，它轻轻地摆动着，飞快地吐着芯子，它的黑眼睛就像微小的黑曜石一样，神秘莫测地注视着她们。随着这些妇女晃动，缝在她们彩色披肩上的镜子把光闪进蛇的眼睛，她们的银手镯也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所有这些都可能激起蛇的攻击，但它并

没有。

亚历克斯在保罗和李旁边，也同样恐惧。他知道眼镜蛇的攻击范围是它扬起的身长，所以四十厘米之内的任何人都可能死掉。生存知识在他的成长历程中跟数学和足球不相上下，他的父亲在英国特种空勤团，所以从很小开始，亚历克斯就迷上了户外，也经常在家乡诺森伯兰露营。他的腰带上总带着一把刀，包里总带着一个生存罐。他听见父亲的声音，仿佛此刻就在他身边：“如果你打搅了蛇，保持静止，等着它离开。”如果父亲在这儿的话，一定要抓狂了。祈祷的妇女离眼镜蛇壮实的身体最多三十厘米，她们的手臂没有任何保护，几乎已经碰到它了。亚历克斯看着所有的光脚、光手、光腿。他要是去附近有凶猛的野生生物的地方，都会穿长裤和结实的鞋子。他的本能在大声呼喊：“不要，不要，不要。”

海克斯在亚历克斯旁边，紧紧抓着安贝儿的肩膀，紧到他都觉得自己肯定把她的肩膀捏得青一块儿紫一块儿了，但他就是忍不住，如果他离眼镜蛇那么近，他是不会跪在它面前哼歌的。

五个人没人敢动，以免打破了咒语，然后一切就都被破坏了。现在，有些孩子在往蛇身上扔深红色的花瓣，他们兴奋地张着嘴巴。蛇继续在吐芯子。还有些孩子扔了生米。看到坚硬的米打在蛇结实的身體上，安贝儿哆嗦了一下，这下肯定会激

怒它了吧？

一丝清风从干燥的沙土上刮起一阵灰尘。灰尘扑在亚历克斯满是汗水的苍白的脸上，像是一层天鹅绒般的粉；灰尘结在安贝儿黝黑的皮肤上，像是爽身粉；灰尘像细烟灰一样贴在李黑油油的辫子上；灰尘在保罗有弹性的卷发上形成一个明亮的罩子；灰尘让海克斯把他绿色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蛇把颈部皮褶张得更大，后面的印记撑开，像瞪大的眼睛，它的身体跟着唱诵的人群一起晃动。

慢慢地，随着唱诵和礼敬活动的继续，蛇也在那儿接受人们的崇拜，阿尔法特种小队慢慢意识到蛇没有威胁，他们放松下来，开始享受眼前的一幕。

保罗过去在父母的牧场上经常跟善变的大个动物打交道，因此是第一个接受眼前的景象的。动物们总是会让你吃惊，你得随时保持警惕，但这条高大的尊贵的蛇能把人催眠，它的印记像一个缓慢的催眠的梦一样摆动，保罗帅气的五官浮现出笑容，这太奇妙了。

李则更理性，这一切不应该发生，也许蛇的逃跑本能和攻击本能互相抵消了，所以它不能动。它的静止让她想起自己练武术的时候感觉到的沉着状态，她在猛烈地踢腿或者像挥鞭一样转身的时候，可以做到冷静从容、保持平衡而且聚精会神。她练体操或者攀岩——另外两种让她激情万分的活动的时候，

也总能保持冷静，不管动作难度多高，不管要从多高的地方跳下去。当李那样专注的时候，时间就仿佛静止了。看到蛇冷静固然很好，但是那并不能说明蛇就不是最怪异的东西了。

海克斯也同样惊叹，但他毫无疑问更喜欢把危险的动物安全地隔离在电脑屏幕的另一端，倒不是因为他花很多时间玩游戏，尤其是加入阿尔法特种小队以后，他经历了比他所想的更多的真实冒险，也不怎么打游戏了。海克斯真正的自然栖息地是赛博空间，他最先进的掌上电脑的键盘。他上网的时候，会有一种神奇的触感，他能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没有一个密码是他不能破解的，没有一个防火墙是他不能跨越的，没有一个文件是他不能打开的。

安贝儿觉得，如果有人给她描述现在眼前的一幕，她一定不会相信。所有的村民都是如此冷静，仿佛他们从来就没想过蛇会伤害他们，眼镜蛇也泰然自若地接受这一切。安贝儿是个经验丰富的骑手，她了解骑手的态度对动物的影响有多大，会不会是这种信仰占了上风？这是让人学会谦卑的一课。

谦卑，这个想法让安贝儿自己都笑了。她在美国长大，父母是亿万富翁，习惯了上层生活，她明白她的朋友绝不会认为“谦卑”这个词存在于她的字典里。但是几年前，生活改变了安贝儿，她的父母去世了，她发现父母做的是帮助有困难的人们的地下工作。她跟四个朋友被放逐到了一个荒岛上，这几个

朋友现在站在她身旁，他们在那里经历的生存之战使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纽带，就和抓着她肩膀的海克斯的手一样紧密，无懈可击。安贝儿、李、保罗、海克斯和亚历克斯每个人都发现自己有了不起的潜力，他们带着改变世界和继续安贝儿父母未竟的事业的愿望走到一起，阿尔法特种小队专门寻找不公并且努力帮助别人。

他们在印度南部的内拉进行了一个援建项目，帮助建立一所学校。这件事的起因是亚历克斯在诺森伯兰的家里跟数学作业纠缠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电视节目，讲的是印度各地的小村庄的贫困现状，通过援建项目，他们有了干净的水、电和公用电话，但是村民们不能朝二十一世纪更进一步，因为他们没有学校。一个记者去到其中一个村子，了解到如果孩子们要上学，得走八公里的路，并且荒掉稻田里一天的农活，这是公社负担不起的。亚历克斯抄下了援助机构的网址，给其他人发了邮件：“还记得咱们上个暑假探险比赛筹集到的那些钱吗？咱们拿来帮印度建一所学校怎么样？”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他们来到了这里——内拉。这个村子跟他在电视上看到的一模一样：用土和石头修的房舍，墙面用石灰水刷成了白色，屋顶是灰色的瓦片，周围是肥沃的稻田，用竖管供水，太阳穿过变幻莫测的云层直射下来，他们现在聚集的神庙是一个白蚁巢穴，一面低矮的刷红的砖墙围着它，上

面插着皇冠般的金盏花。只是翠绿的稻田现在被晒成了干草，等待雨水的滋润。

现在，神庙一百米之外，一个小小的建筑工地矗立起来了。中间是他们早上打的水泥板，周围是四堆用塑料裹起来的煤渣砖，这就是地基。一个像花园木屋的小木棚成了工具屋，做脚手架的杆子已经准备好，可以组装了。

亚历克斯看着这些感到非常高兴：他们用探险比赛中筹集的钱买来了建筑材料和施工方案，还请了一位工头。阿尔法特种小队是主要的劳力，村民们有空的时候也会来帮忙。他们原来还有两个工人的，其中包括一个援建项目提供的一名建筑工人，但一周前，两个人都食物中毒了，救护车把他们带回了金奈。项目现在已经滞后了，幸运的是，设计方案和打地基两项最难的活儿已经完成了，现在，阿尔法特种小队只需要在雨季到来之前把墙竖起来，再把屋顶盖上。

海克斯说过雨季会在几天之内到来，他是在政府的天气数据库里查到的，不是那种人人都能上的普通网站，那种网站数据过时几天了，海克斯找到的这个网站是使用军事卫星的秘密网站，上面，雨季的标志清晰可见，一块巨大的黑影跨过次大陆向前迈进。他们时间不多了，而且前提是他们得从这场拜蛇仪式中活下来……